

論符兆祥的小說

王墨林

臺灣的小說創作鼎盛時期，是在民國五十年間，不祇一些文藝雜誌大量地刊載許多出色的作品，報紙副刊也每日以競登名家作品取勝，彼時新人與老作家共分秋色，確實形成了一股蓬勃的文藝風氣，出版社流行一陣子的「口袋書」，替臺灣的文藝界搜羅了許多作家的作品，兼做了完整的資料整理工作，民國五十五年以後，受了西方「存在哲學」的影響，年輕人渴求以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潮，詮釋在現代生活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當時，如潮湧至的翻譯書籍代替了原來的小說，此時，小說哲學化的觀念瀰漫整個文壇，有人認為這是一股「邪風」，但至少產生了兩個影響

，其一，提高一般人讀小說的水準，故事已不是唯一吸引人的東西，重要的是深刻地表現出從事件引發出生命真實的震動感，因此，像李昂、林懷民、于等于等人的作品在當時是頗受人矚目的；其二，也相對的刺激了作家本身的省察，無論作品內在的意象或外在的結構都顯得更為深邃、慎重，甚至爲了充實作者的文學觀，有些作者更進一步轉向去做理論批判的工作，因而掀起了「現代主義底再出發」的問題，這個前提，基本上建立在拋棄虛無的呻吟，重新面對現實的論點，至此，臺灣的小說風貌日愈趨向嚴肅，以致小說產量亦較昔日爲少，但，在我們面前却展現了一個嶄

新的局面（嶄新的意義並不代表全面性的健全）。

在這段時期，對熱愛文學的新人而言，是一個躍躍欲試的新奇年代，對傳統式的老作家却是尷尬的階段，除非突破本身既成的風格，否則終被譏為「言情」派，眼看文壇這種浮沉的現象，不免有知識爆發的恐懼症，然而，從我們原以為已銷聲匿跡的符兆祥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夜快車」看來，我們不僅佩服他的勇氣，更證實一位作家的成長是深受其時代環境變遷的影響。

他的作品風格在「夜快車」之前，是屬於一種委婉的柔性文體，所敘及的故事也都是我們所熟悉的男女之間在各種關係之下所發生的愛情，這也是許多作家百寫不厭的題材，但他似乎較為細膩地觸及心靈震動的一面，這點奠定了他在「夜快車」之中，也是他後期作品面貌轉變的基礎，前後之間唯一延續不變的是他的平易，緊密的筆調，在他的文章裏經常可見他以三言兩語簡單的句子帶過一種繁複的情景之形容，既不平白得近乎散鬆，亦不嚴密得受制於文字之不足，因此，這種優異的技法用於對白，令人有行雲流水之感，如「禮拜二請客」中的姜太太、「菜市場的查

某」中的李太太，還有「赫斯特來訪」中的媽媽，作者都能够抓住三姑六婆的語氣，以生趣盎然的對白刻劃出女人饒舌的臉譜，他的作品風格，無可溯源到東方任何一家文風的脈絡，他的每篇小說結尾都是文中主角從某種事件中豁然呈現出一個新的體認，如「新南陽拆了」的罪惡感解脫後的安心，「找顏色的女人」的拒斥不道德的事，「茶店仔」毅然脫掉身上的恥辱，及「去年在集集」對愛情的堅定，在在表示作者所運用的結構方式仍是傳統化的，而且還是很合乎中國的道德律，但是，重要的却是讓我們看看他在這個衆多紛芸的生活層面中，到底以怎樣的心態去擇取其中他所執意的題材。當然，在前期作品中，他着意於在「愛情」這種迷人的事件上大作文章，雖未嫌膩人，但失之於偏狹的單面認識。在這本新近的「夜快車」集子中，所囊括的十七篇短篇小說，大都在民國六十年後完成，也正是臺灣的文風普遍地蛻成爲新的階段之時，因此，在此風涵蓋下，原初他所專注於某一層面的觸角，伸張而爲多面性，如描寫陰暗的同性戀的「新南陽拆了」，夢魘般死亡的「阿土伯」，及帶着田納西威廉斯的史東夫人憂鬱的「帶着吉他流浪

」等，乍看這些主題似乎流曳出現代主義苦悶的色彩，然而，文中主角不管是同性戀的男孩或花痴的女人（找顏色的女人），他（她）們的心態並非由焦慮、神秘的意象所凝聚而成，他（她）們的某種困惑也非以「荒謬」美學觀照，作者所強調的這些殊異事件，却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某一面，我們可以偶爾地從報紙上「社會新聞版」或「地方版」中發現到，而作者只是以銳利的眼光不放過流動在我們周圍的這些吉光片羽，雖是不起眼的素材，經過藝術的轉型却成了動人的經驗，像「趕鴨」，十足臺灣鄉土味的蔡長助與劉火旺這兩個趕鴨人，像極了美國公路電影上的兩個流浪男子，火旺臨死前，與長助最後一段對話，更充滿「午夜牛郎」般淒冷的情調，在一個簡單的故事裏，突然迸現出一道哀絕的高潮，造成全文的焦點所在，這種技巧在其他「哥哥」、「奶奶騙人」、「籃球明星」等文中也屢屢出現，這是作者「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力，也是短篇小說本應具備的特點。

作者在「阿土伯」、「新南陽拆了」、「叮叮噹」及「帶着吉他流浪」中，氛圍營造確已達到獨步之處，這是小說在其文學價值中所不可欠缺的條件之一

，也一直居於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本集十七篇小說中，也唯有這四篇是較具份量，作者安排了一些明亮的印象，經過精緻的轉型使其成為具有某種重要的象徵意義，我們且看他如何運用這種重要的技法，在「阿土伯」中，他先在前段點明對死亡的恐懼：

「甚至有好幾次，在夢中遇到他，我便會一身冷汗地被嚇醒，他一身皮包骨，瘦得像骷髏一樣，盤坐在一頂白裏泛黑的帳子裏，整個形象呈現出一股黯黯的冷調，極其怪異，像具沒有生命的傀儡。」

他之所以產生這種噩夢，來自於白狗告訴他：「他活不了多久了。」這句黑色的預言，因此，阿土伯在文中不發一語，整日跌坐於木床上的形象與白狗的話相連在一起，遂變形為他的夢魘根源，作者又用了熱鬧的街道與阿土伯安靜的打坐這種強烈的對比，來托示阿土伯安靜形象的奧秘感，在後段，作者也以同樣的手法，廟口鑼鼓喧天的野臺戲與阿土伯店口的紅燈籠相互對照，又顯出了那盞散發着微弱燈光的紅燈籠所具有的神秘意義，阿土伯在別人眼中只是一個糟老頭，對一個敏感的小孩來說，却是不能祛除的夢魘，數年後，當他獲知阿土伯尚未如預料中的死去，竟

使他對這個永不讓步的死亡形象感到不能忍受的嘔心，最後，在那盞紅燈籠前面，他沒有等到他的朋友，却等到朋友永遠不能來了之死訊（這個死訊是一個小孩子告訴他的，也代表了一個新的生命接替了死亡的生命），這種繁複、連環的表徵深透出森冷的懼怖性，那盞紅燈籠永遠成爲他無法解脫的夢魘，全篇頗具比利時戲劇大師梅特林克的神秘風格。

「新南陽拆了」開始就寫到新南陽這個戲院已不復存在，正代表那一段似真似假的同性戀情亦跟着消逝，故事的主線從關克毅身上展開，他是一個正常的男孩子，但他先被同學誘去參加一個同性舞會，後又在「新南陽」戲院碰到了一個小男孩，作者以濃濁的光影，鋪造一些怪異的氣氛，却不若白先勇在同樣題材的「滿天亮晶晶的星星」中那樣滑膩，使關克毅將這件事看成像與女友相處時一樣地沉入一場炫麗的夢幻裏，他與小男孩之間的感情並不完全是同性戀的成分，滲雜了好奇與熟悉的感情，終造成他心中的「猩紅字」，這種罪惡感多少帶着幾分如夢似幻的迷惘，所以他才決定再去探視那小男孩，然而，小男孩已不在了，就跟「新南陽拆了」一樣，他的「猩紅字」

終被取走，這個罪惡感的消失並不意味着人物完成了自我的掙扎，他得到的只是一種借助於客體（小男孩走了，新南陽拆了）的寬慰，使這個故事的律動增加了綿延性的韻調。

「叮叮噹」充份具備豐瑩的隱喻技巧，她以倒垃圾車這件事表示「她」底婚姻生活的無趣，因此，垃圾車「叮叮噹」的音樂變成了她心底某種召喚，是一種可以把壓了幾天的垃圾馬上倒光的解脫快感，倒垃圾使她聯想到丈夫做愛時的潔癖，每天等垃圾車的心情就像每週等待固定的禮拜六跟丈夫做愛，因此，這件呆板的事就跟她的性生活是一樣的，後來她巧遇昔日男友，兩人正廝磨之時，「一陣叮叮噹、叮叮噹的聲音，悠悠忽忽的圍繞過來」，使她驀然驚覺自己是一個每天等待倒垃圾的有夫之婦，那固定的「叮叮噹」聲音正代表她潛意識裏的性苦悶，又不斷用了熨熱天氣的描述及「艷陽光」電影海報的穿插更烘托出這一份抑鬱，主題就更形透亮。作者安排她與男友巧遇的「情節」仍嫌患了「無巧不成書」的毛病，若能修改爲經男友多方打聽到她的地址，而約她出來見面，則顯得較爲自然。

「帶着吉他流浪」是很有田納西威廉斯的味道，「她」，尤其像威廉斯筆下的老女人，但，那一段與小男孩發生的感情，寫來卻沒有威廉斯那樣血淋淋，作者只以抓住幾分愁緒的情調來處理這段奇異的愛情，工寮做工的嘈雜聲反映出她的空虛心理，小男孩離家流浪的現代個性也多少折減了她那懨懨的寡居生活，故事雖不算新鮮，但作者對這樣一個女人的刻劃是成功的。

我們繼而談到「夜快車」中的作品背景，作者喜歡在衆多紛芸的生活中找出尋常的背景來襯托他的故事，如「趕鴨」的逐草而居，「找顏色的女人」的布店，「茶店仔」的妓女戶及「去年在集集」的割稻羣，但是這些巧思安排的背景與主題似無必要糾葛的關係，不免患了意象分裂症，造成背景脫離主題而孤立的偏頗現象，因作品缺乏了這兩者相互貫穿，交織而成的氣勢，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到他在這些作品裏所構架的背景只是建立在一個浪漫的假想上，使得主題傳遞的推力欠缺一份實質感，這個毛病在臺灣現今所謂「鄉土文學」水漲船高之時，也可看到一些「鄉土」作品所缺少的就是一份深入其「境」的「意」會。

同時，我也要指出另外兩篇並不成熟的小說的缺點，就是「青澀的雨」及「夜快車」。

在「青澀的雨」中的愛情，只能被認為是一種現象，缺乏深邃的心靈反映，作者對早期創作風格中所殘存的手法，似乎尚有一絲縹念，因此，他雖極力想描寫愛情另一種新鮮的感覺，着筆仍是太浮面性，現代小說的基本條件，首先就是須着力於心靈流動的鋪陳。

「夜快車」多少帶着幾分傳奇小說的味道，一個出走的女人，在夜快車上認識了一個挪用公款潛逃的男人，兩人都具備一樣的家庭壓力，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找出來的主題，若加以妥善運用實可發展成一篇奇特的小說，沒想到加進了製造懸宕性的八萬塊錢的情節，卻沒有明示這八萬塊錢對她有什麼意義？失而復得又有什麼意義？於是，這個懸宕就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了。

總括而論，我們不能認定符兆祥的這本集子是多麼卓越，冠之以所謂「卓越」或「傑出」諸類蓋棺論定的評價，實無助於讓我們進入創作者的心靈殿堂之後，而能解決探索的困惑，不管以怎樣的眼光去審視

小說這種東西，首先我們必須抱着誠懇的心懷，去寬容任何一家所寫的文章。小說是創作者個人內在經驗活動的表現，我們應該有耐心等待這種經驗的延伸，一個作家的成長終必要賴以悠久時間的培養，那種天才式的亮眼終歸是一種暫歇性的高潮，實不能指望建立一個完整的文學人格，我們不必惋惜天才頓起頓落的悲劇，這乃是他們高貴的宿命，但，對於一般仍然堅持寫作是完成一個圓滿生活唯一途徑的作家來說，我們更應付諸寬容的愛心，所謂愛心並非一味地縱容，而是予以適切的鼓勵，他們的信條也許不是爲了揭發某種理念，但他們做到了以小說反映出生命的蠕動，這也是小說的先天價值。對於東山再起的符兆祥，他的新作確實達到了這個層峯，我們真正喜悅於這樣一個「老」作家終也經過長時間的洗練之後，再產生一個全新的面貌。

彩色精印

自然叢書

科學月刊社主編

本書全套六冊費時兩年才編輯完成，除了採用16開大型開本精美彩色圖片及精裝本裝釘外，在內容上不但搜集國外的資料，而且也盡可能搜集有關臺灣的資料，使它成爲真正爲國人所編輯的科學圖書。

(一) 昆蟲

(二) 真菌

(三) 鳥類

(四) 顯微鏡底下的生物

(五) 生命

(六) 海洋生物

每冊定價新臺幣一四〇元推廣期間特價一二〇元
六冊合購特價七〇〇元市內電話洽購專人送書

科學圖書社

地址：臺北市八德路一段52號

電話：3980791 3512872

郵撥：一〇六四九四科學圖書社